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十九集

还珠楼主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九集 第一章

灵石筑二女话玄机

小琳宫三仙防后劫 (1)

第十九集 第二章

雪岭现神光魔网张空窥魅影

圣陵藏鬼女桥山隐迹话清修 (20)

第十九集 第三章

把臂驶遥空缥缈轻烟笼剑煞

飞光明大岳迷漫烈火涌元珠 (36)

第十九集 第四章

合璧仗双心离合神光同消黑眚

分身防大敌纵横剑煞独朗慧珠 (54)

第十九集 第五章

传语寄心声迢递关山眷怀伦好

玄功增智慧缤纷花雨独秀英云 (72)

第十九集 第六章

满室焕祥辉悟彻玄修欣逢奇福

更生怀大德初窥至宝再警芳魂 (89)

第十九集 第七章

灵桂吐奇馨十里香光明彩焰

仙禽诛老魅千山雷雨乱虹流	(108)
第十九集 第八章	
阳九肆凶威无穷大气藏坤极	
机先消浩劫一点精光耀碧辰	(126)
第十九集 第九章	
父子喜重逢掌上传声福临祸去	
师徒同御侮空中下击雾散烟消	(144)
第十九集 第十章	
应敌有仙机宝焰飞光青霞幻绮	
酬恩完夙约梵音出壁健羽摩云	(163)
第十九集 第十一章	
弹指阻凶双妙法无边生幻相	
飞身诛大敌红光一线建奇功	(180)
第十九集 第十二章	
烈火荡妖云冷焰红光诛二憾	
冲烟闻鬼语地灵天象护双童	(198)
第十九集 第十三章	
平地涌金轮太乙光生灵石火	
凌空收匹练弥尘幡化彩云飞	(215)
第十九集 第十四章	
毒气落红沙百丈祥辉援道侣	
灯花兜率火千重霞雨戮凶顽	(233)
第十九集 第十五章	
神物喜仙传好友重逢同歼大慝	

玄功惊魅影三才并秀再耀双心	(253)
第十九集 第十六章	
诛群凶巧消浩劫	
圆宿愿喜获藏珍	(270)
第十九集 第十七章	
零燕有林栖哀此管独	
断鸣能复返怜彼穷孤	(281)
第十九集 第十八章	
宝相烂莲花万千祥瑞	
真如莹佛火一线危机	(293)
第十九集 第十九章	
蜜爱轻怜魔障甘联成鹣渎	
琪花瑞草仙缘同结作鸳鸯	(305)

第十九集 第一章

灵石筑二女话玄机

小琳宫三仙防后劫

三人看出来人正是小寒山二女中的谢琳，想起以前二女曾与易静约定，往除鸠盘婆，助其免难之言，不禁惊喜，笑问：“大姊怎未同来？前途如何不能过去？”谢琳笑道：“我便为此而来。家姊近修上乘佛法，终日静坐像个老和尚，比起以前，简直换了一人。从今年起，我两姊妹便不似前行止与共了。说来话长，九盘山魔窟此时如若能去，我和易姊姊有约在先，岂能不往。事无大害，请到我灵石筑一谈如何？”三人一听小寒山二女均不能去，好生惊疑。知她师徒法力高强，忍大师长年清修，素无外人登门，谢琳必奉师命行事，内中当有原因，只得一同起身。又是金霞一晃，眼前微微一花，身已落地。面前立现奇景，才知先见金霞便是谢琳所为。想不到数年之隔，竟有这等法力，好生敬佩。再看当地，正是易、李、癩姑三人常谈的小寒山灵景。遥望前面峰崖上小亭之中，坐一妙年女尼，正在闭目人定，知是忍大师，忙即趋前下拜。

谢琳请起，笑道：“家师现正神游，完遂所许善功，请到灵石筑把那位有道行的小尼姑唤了起来。这是远来嘉客，难得登门，莫非不皆接待，又怪我扰她禅课不成？”三人知道璵、琳姊妹同胞孪生，以前行止言动，宛如一人。自从谢琳在双杉坪偷学绝尊者灭魔宝篆以来，一个苦炼灭魔宝篆，一个勤修上乘佛法。虽然同是佛家一派，

却有动静、内外之分，只管将来殊途同归，难易相差，无形中却变了一点性情。谢璎禅关一坐，动经旬月。谢琳除却应坐禅功之外，终日营营祭炼法宝之时为多，方想答说大姊正在用功，如何扰她清修？忽听身后笑道：“琳妹，你又编排我什么呢？”三人回头一看，正是谢琳，并不改易禅装，穿着一身白色仙衣，缟衣如雪，越衬得珠玉精神，容光焕发，忙即礼见，二女随请往灵石筑叙谈。

三人一问九环山之行何故不能前往，谢璎先说：“易静这场劫难，万不能免。此时前往，固是有害，便在灾期将满前两天赶去，也难免于功败垂成，此是一端。还有鸠盘婆有一师兄，现居西昆仑星宿海，当地魔宫景物灵秀，隐现无常。那魔头先和鸠盘婆至好，后因一事反目，成了冤家。当双方成仇分手时，曾有魔教中誓言，那魔头神通广大，比鸠盘婆还要厉害，更擅前知，新近算出鸠盘婆将遭劫难，虽然畏惧大劫，不肯与正教中开衅，但比尸毗老人还要强傲，人如犯他，便成死对。因知鸠盘婆魔法甚高，一任敌人防备多严，即使天劫难免，所炼九个化身，终有一两个残魂逃出罗网，特在左近崖顶设下一座神坛，算计鸠盘婆残魂逃路所往，摄回山去用魔法祭炼，使其元神凝固，复体重生。表面相助，实则借此报仇，并为将来抵御天劫时的替身。那魔坛甚是微妙，无迹可寻。家师虽能制他，但已多年不开杀戒。另外还有一段因果，不便出手。此人神通与轩辕老怪、尸毗老人伯仲之间，而阴险诡诈，神速机警更有过人。一个除他不了，立成大患。乘其隐迹年久，不曾二次为恶以前，最好暂时不要理他。无如这厮一向夜郎自大，目中无人，所布魔网，横亘天半。又当雪山高处，看去不见形影，空中飞行，容易撞上。而正教中的遁光飞剑最是犯忌，虽然过时他必在下面发话阻止，令人退回，

开头并无伤人之意，声音却极古怪，十分刺耳，一听而知是左道妖邪。

“正教中人自不肯受他虚惊恫吓，甚或想要除他，都在意中。只一违抗，立成仇敌。由此命他门下纠缠不清还是好的，如是本人亲出为难，休看三位道友带有法宝防身，至多当时不为所害，从此如影附形，早晚受他暗算。家师现在化身神游，便为暗中守候，釜底抽薪，等有人空中路过，立时设法阻止，或用法力送其飞渡。当易姊妹来时，刚过不久，魔头便到。后来上官红由此经过，也是家师暗中行法护送过去，近日魔阵已然布成，魔网高张，远达千里，上出重霄。为防残魂逃遁，方圆三千里，均在魔网所及之处，弹指将人擒去。你们一过，立时惹出事来。而易姊妹定数所限，又不能救。否则，我姊妹和易姊妹至交，岂能坐视！为了此事，我还尚好，琳妹曾和家师争论不是一次，后经家师用佛法由须弥光中现出前因后果和易姊妹未来之事，方始醒悟，不再坚持。家师本令我姊妹到日再往，我们明知定数，又以有约在先，为尽朋友之义，再三恳求，方蒙允诺，准我二人在难期将满前几天，赶往暗护。就这样，家师仍说只能旁观，不到难满，不许出手，三位道友此时如何去得？方才我接家师心声传话，说幻波池不久有事，关系未来甚大。如在易姊妹未回山以前应付强敌，稍一疏忽，或因人少不及防御，被其侵入，整座依还岭均有陆沉之忧，并还引起一场浩劫。难得三位道友期前来此，小住三日再同回山还不妨事，为此命琳妹接引了来，一面劝阻，并借此三日馀闲，由琳妹转授出入魔宫之法，以备将来往西昆仑星宿海救人之用。完事之后，一二日内强敌便到。这次和兀南公不同，法力虽无兀南公高，但有一左道中能手暗中主持，带来法宝甚多，并有十几

个妖邪相助，都是来去如电，各长穿山地形之术，隐形尤所专长。只管幻波池五行仙遁威力神妙，防护严密，仍须小心。每一要口，均派专人防守，丝毫疏忽不得。对敌不可求胜，以免那些帮手羞恼成怒，挺而走险。但能挨满时限，便无妨了。我姊妹到日，必和易姊妹一同前往。不过易姊妹入难之后，元气不免损耗，事完须在魔宫用陈道友所得灵药医治复原，才能起身，还有数日耽搁，过期不归，不必忧虑，到得必是时候，请放宽心便了。”

朱文一听，魔头如此厉害，又担心易静安危，仍想同往魔宫一探。即使人不能救，看上一眼也好。便问魔头叫什名字？以前怎未听说？谢琳笑道：“这些都是昔年幸逃天劫漏网的一般邪魔，全是极恶穷凶之辈。只为大难之后，知道天劫威力，生了戒心，分藏极边僻远之区，苦炼妖法异宝，以为抵御二次天劫之用。已有多年销声匿迹不曾出世，我们得道年浅，自然知道的少。今当正教昌明、扫荡群邪之际，这般应劫的几个元恶，多半静极思动。再不，便是以前有什仇敌，想要乘机报复。在他本人，何常不知这一出世，容易与正教中人发生嫌怨，惹下杀身之祸。无如在劫之人，任他法力多高，多是明于知人，昧于知己，又都自恃，以为多年苦炼，神通广大，已非昔比，何况只寻对头为难。或有什事，必须亲往，并不为恶害人，与正教中人避道而行，除非真个不知进退，有意生事，决不寻他晦气。来去又是那等神速，休说对方不知，即便知道行藏，也奈何他不得，怕他作什！本就骄狂，打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意，稍有接触争执，立时激怒。再要吃一点亏，或是扫了他的脸皮，自更不肯干休。这般邪魔都具特性，还有一个恶习，来人无知冒犯，碰他高兴头上还可容忍一二，如其知他姓名来历，稍一忤犯，决不放过。诸位前途正当

多事之秋，还以不问为是。如以愚姊妹张大其词，家师所放须弥神光，家姊也曾学会。此时魔头正在行法之际，由神光中看去，一览无遗。好在这里又有佛法禁制，魔头不会警觉。否则，不必冲禁而过，此举便犯他的大恶。刚一行法查看，立即寻来，捷于影响，当时便成仇敌了。”

金蝉等三人知道小寒山二女向不服人，尤以谢琳为甚，居然异口同声说得那么厉害，互一商量，觉着忍大师佛法无边尚且不与数争，璎珞姊妹这等说法，幻波池又有强敌上门，没奈何只得中止前念。金蝉想起前在天外神山曾听申屠宏说过，老魔鸠盘婆诡诈机警，魔法甚高，炼有好多身外化身。将来易静与之对敌，全仗天劫煞火将其烧死。但那元神未必全数消灭，只被逃走一个化身，过不多年，仍能炼成形体。法力虽差得多，为恶也必更甚。再要被他同派中法力高的人收去，迟早更是大害。听谢琳之言，分明西昆伦星宿海之行必不可免，将来终须与那魔头一斗，事前得知一点虚实要好得多。只不知将来所救的是谁？能否在须弥光中看出？便和谢氏姊妹说了。谢璎笑道：“本来不应泄漏，都是琳妹多嘴。略看无妨，但那魔头擒到鸠盘婆残魂之后，为想使其早日复原，必定用他魔法，到处搜寻左道妖邪的凶魂厉魄，以为补益元气，助长凶焰之用。暂时只不惹他，虽未必与正教中人为难，既在外面走动，难免与之相遇。最好故作不知，还可无事。只一注目，或是议论他几句，如在千里之外，定被听去，当时追来。请问诸道友，哪个肯向邪魔妖鬼服低？争端立起，又未必斗得他过，岂不惹下麻烦！能不看最好，如其要看，遇时却非小心不可。今日你们来时，如非家师暗用无相神光遮蔽，形貌早被看去，前行三百里，便入禁地。听他的话，知难而退，

自然无事，只一强行飞越，决没有这样太平了。”

金蝉闻言，仍想观看。朱文也在一旁力请。谢琳笑道：“姊姊近来越发多虑，这有什么！定数难移，受命自天，至多受点虚惊，谁还会真个受害不成？如非恩师严命，单凭他在我小寒山附近张牙舞爪，我便容他不得。就是七宝金幢不能轻用，凭着近习灭魔宝箓，还斗他不过么？师命难违，好些顾忌罢了。姊姊只管把须弥神光放出，万一有事，我必前往效劳如何？”谢璿微笑道：“琳妹自习宝箓以来，虽具降魔愿力，如论上乘禅功佛法，直似无什进境。看你说话，火气多大呢！”谢琳笑道：“大哥莫说二哥，两下差不多。前年你还不是和我一样的疾恶性情！只为我炼灭魔宝箓，发有宏愿，专重外行，禅修较少。你不过比我精进，如论法力，却比我差。将来遇到魔难，我不给你护法，看是道长还是魔高，省得炼那宝箓成了我的短处。”谢璿微笑不答。朱文见她神仪莹朗，另具一种庄严之致。人是那么美艳，偏会令人对她自然生出了敬意，由不得称赞了几句。金蝉、英男也在一旁附和。谢琳嗔道：“姊姊，人家要看须弥光哩，只管装这道学作什？”谢璿先朝三人脸上看了一眼，然后笑道：“琳妹就是这等性急。平日到处搜罗奇花异果，灵药仙酿，每一问你如何有此闲心，必说礼尚往来，圣贤仙佛都是一样。我们每访各位道友，必受款待，万一有人来访我们，连杯水酒都端不出，岂不难堪！今日佳客登门，你进门便说个不完，如何不去取来待客呢？”谢琳笑道：“还用你说，我早准备好了。”

话未说完，众人原本围坐在一座四外空灵敞朗、外有平台、种满琪花瑶草的石屋之内面前各有一个玉几。谢琳话一出口，忽闻异香清馨扑鼻，各人玉几一面，同时现出大约二尺形色不同而制作古

雅的玉盘和一玉杯，盘中堆满各色珍果，均是海内外名产仙果。内有两种，连峨嵋开府盛宴均未见。大咎山佛棕和黑海萍实，也各有一枚在内。三人自是惊赞不已。金蝉见内有两种异果，形似五色樱桃，宛如宝玉明珠，鲜艳夺目，乃紫云宫所产仙果玉女璎，笑问二位姐姐：“近年见过灵云家姊么？”谢琳微笑不语。谢璎笑道：“舍妹专喜弄些狡狴。自从上次大咎山回来，我姊妹共只出山一次，便生了不少事故。这些都是她新收鬼奴代为觅来，自己何常离山一步呢！”朱文笑问：“二姊收有门人么？叫什名字？何不令其来见？”谢琳气道：“姊姊还说得多口，这样一点小事也对人说。你看诸位道友所收弟子，不是金童，便是玉女，我老想收一个好徒弟，只赶上上官红一半我就心满意足，谁知才一出手，便收了一个小黑鬼，想起就生气。想不要罢，她又一味死缠，任怎坚拒，宁死不走。气得无法，叫她做我女奴，不算徒弟，她偏愿意，带了出去和人家一比，有多丢人呢！”三人知道谢氏姊妹法力极高，各有过人之处，所收弟子至多容貌丑怪，决非寻常，同声请其唤来相见。谢琳不肯，谢璎两次开口，也被阻住，笑对众人道：“此虽琳妹童心未退，觉得鬼奴貌丑，美中不足，实则此女虽是鬼魂炼成，难得她向道心坚，极知向上，数百年苦功，才有今日。自知孽重，暂时竟不想转人身，并在家师面前发下宏愿，入门不到两年，所精善功已不在少。对他师长尤极忠义，仗着飞遁神速，具有专长，琳妹本喜淘气，此女再一先意承志，当时拿了我姐妹的灵符，远出了数万里外，不论多难得东西全给她师父去采了来。琳妹先不喜她，近见此女实在不差，已然加爱，只不过想要寻一好庐舍使其回生，在未如愿以前，不愿人知道罢了。”金蝉接口答道：“貌丑无妨，休说灵峒仙府蓝田玉实可以求取，便我小南极光

明境，也有不少的灵药，可以凝神固魄，化丑为美。她和易姐姐有心变丑不同，便不投生转世，一样可以如她的愿，至多一两年，就变过来了。何况日前开读仙示，这次幻波池开建仙府，除本派同门和一般平辈至交而外，有好几位前辈仙长到时均要临降，看那意思，不特灵峤仙府有几位女仙要来观礼，连东极大荒那两位老前辈都许来到，并且还提起内有数人均要转丑为妍。癞姐姐想收一个好看徒弟，上月竺氏三姐弟来归，她和易师姐、李师妹恰好一人收下一个。她收那一个行二，偏生得比他还要肥肿丑怪，说起也是有气。不料奇缘遇合，先受仇敌兀南公之助，又得各位师长爱怜，不久便成了一个美慧灵秀的少女，何况令高足又有这身功力，岂不更容易么！”

谢琳闻言，面有喜容道：“此事方才已由须弥光中看出了。陈岩道友和李洪师弟，还有一位贵派师兄名叫笑和尚的，近在海外得了不少的灵药，对于鬼奴均有大用。便易姊姊劫后归来，也全仗此复原异貌，只是灵药珍奇，非比这些海外野果多半无主之物，可以随意往取。人家得来很难，不好意思讨要便了。”金蝉笑道：“我正想笑师兄和洪弟他们，想不到笑师兄竟会期前出了洞，想必功行已满。此事包在我身上，这些灵药如在笑师兄等三人手内，见面便可要来奉赠。我最想笑师兄，请大姊把须弥神光放出一观如何？”谢瓔笑答：“既然非看不可，只有从命，前言却须要紧记才好。”金蝉应了。谢瓔一面劝用酒果，随即双目垂帘。待不一会，手指上忽有一圈慧光飞起。先是淡微微一片金霞闪过，跟着现出大片海洋，和陈岩、李洪、苏宪祥、虞孝、狄鸣歧、归吾、南海双童以及笑和尚等近些日来经历，似走马灯一般，有的竟分两三起同时出现，全都如在目前，包罗万象，纤微毕睹。后又现出易静追赶老魔赵长素，误入魔宫。刚

一飞过不久，雪山上空暗云之中，突有一点火星飞坠到了危崖之上，倏地爆散，现出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五云仙衣的美少年，身后背着一个大葫芦，腰挂金刀，头和手足各戴一枚金环，乍看也分不出是邪是正。刚一落到高崖之上，回顾西北方微微一笑，随把腰间金刀拔出，手挽法诀，回手用刀尖朝身后葫芦顶上拍了一下，再往外一甩，立有一溜黑烟随刀而出，箭也似急，射向身前雪崖之上，缩为一团，就地一溜滚，接连急转了两，急又爆散，现出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穿着一身灰白色紧身短衣、手持一根两头尖的铁钉，跪伏在地。似这样接连数十百次过去，均有同样鬼物，随同刀尖黑烟甩处，四下飞射，落地现形，环跪少年身侧。事完再将手中法诀往外一扬，立有一股黑气由葫芦中蓬勃而起，直上云霄，晃眼比电还快，展布开来，化为一片极淡的烟幕，横亘天半。少年又朝葫芦连指，手中法诀频频施为，随见数十百股黑烟飞舞而出，落在地上。

这次却非鬼物，黑烟散处，化为弓箭刀矛、幡幢法器以及各种搭坛之物。那百十个鬼物现形之后，本来在旁跪伏待命。少年把手一挥，立时争先上前。把那黑烟所化之物，纷纷拾起，连插带堆，转眼之间，建成一座广约数亩的神坛。妖道原立崖前四下注视，也未见怎行动，人影微闪，便在法坛中心持刀而立。只见阴风惨惨，整座法坛全在大片黑烟笼罩之下，看去气象幽厉，阴森怖人。妖道忽然双臂一振，身上衣冠全数脱去，立飞起一片血影，将之护住，满坛飞驰，出没千百面妖幡之中。所到之所，烟云浮动，滚滚飞扬，变幻无方，情势奇诡。妖道也越转越急，倏忽如电，隐现无常。似这样经过些时，血光闪处，重又穿上衣冠，在千百魔鬼幡幢环绕之下，满面均是笑容，朝着左侧扬手飞起十余个大小光圈，分布坛上。妖道由圈

中往外查看了一阵，手中刀一挥，全坛立隐，所有千百魔鬼和那隐现无常的大小幡幢，全数不见。只剩妖道一人坐在一个冰崖凹中，身上装束也换了原样，看去像个游方道士，神态十分和善，与先前所见迥不相同。

待了一会，又似有什警兆，面容骤变。当时起立，将手一指，方才那片横亘天半的烟幕突转粉红色，在暗云中一闪不见。同时由远方飞来一道遁光，刚看出是上官红冲风破云而来，快要撞向烟幕之上，忽然一闪不见。跟着便见那道遁光又在法坛后面出现。那大一片雪崖，魔网高张，上与天接，竟未看出如何飞渡。妖道似因来人已快入网，无故失踪，面带惊愤之容。将手连扬，立有大蓬五色光针由手指尖上飞起，暴雨一般，朝前、左、右三面高空中飞射过去，神速已极。待了一会，光针突分三面飞回。妖道好似不曾追上来人，面带惊疑，随把双目闭上，微一寻思，忽然暴怒，奋身跃起，化为一溜黑烟，带着大蓬星火，朝先前来路飞去，也是一闪不见。约有半盏茶时，仍是一点火星，自空飞坠，现出原形，朝左侧面，目射凶光，阴恻恻冷笑了两次。身形忽隐，更不再现。

谢瓔头上慧光跟着收去，睁眼笑道：“二位道友，看见了么？这便是前些日的经过。可惜魔法太强，小妹功力不济，只能见形，听不出老魔声音，否则，还要详细。方才上官红由那雪崖上空飞过，因其来势太急，妖道想发话禁止都来不及，本来暴怒，想将来人擒住喝问来历，虽是无知故犯，照他旧例，不致受什伤害，见了上官红这等美质仙根，必不放过，只有丝毫可以借口，立时将人擒去。眼看危机万分，幸而家师早有准备，用无相神光将其护住，由高空中不动声色移过崖去。妖道以为来人必要入网，忽然不见，他那魔网横亘空

中，随同主持人的心意大小隐现，来人竟会看破，当是有意为难，越发急怒，竟将魔教中的七绝魔针发将出来。此针随同主人心意以分远近，颇为神妙，阴毒无比，来人遁光稍与接触，立生感应，妖道也必跟踪赶到，势疾如电，任走何方，均非被他追上不可。妖道满拟来人不是知难而退，正面逃脱，便由左右两侧绕行飞遁，故将魔针三面发出，后来不见踪迹。又因家师佛法禁制，推算不出细底，又惊又怒，挫了锐气，未免忧疑，生出戒心，特意赶回魔宫取了两件从不轻用的异宝，二次赶回。经此一来，妖道越有防备，事更艰难，好在此时和贵派尚未正面冲突，只将鸠盘婆残魂擒到立时回山，暂时不致为敌。否则，易姊姊他们回山时，便非和他撞上不可了。”

余英男问道：“二位姐姐既说幻波池将有强敌上门，我们暂且回去，改日再来领教可好？”朱文知她行时未和英琼明言，一听魔宫不能前往，便想早回，方要开口，谢璿接口道：“愚姊妹原奉家师之命，挽留佳客，固是久别重逢，意欲挽留三二日，一叙渴衷，一半也为三位道友多炼一种防身法术，以便异日之用。事完回去决来得及，包不致于误事便了。”随请三人用了一些酒果，再由谢琳陪往左近小琳宫洞内，同炼佛法。三人先想谢琳爱好天然，所居必比灵石筑还要华美，到后一看，内里竟是黑沉沉的，伸手不辨五指。金蝉慧目法眼，平日多么浓厚的妖烟邪雾，均能透视，到了洞中，竟看不出丝毫景物，心方惊奇。

谢琳笑道：“此是魔教中的黑地狱，千百年来只令师祖长眉真人，以玄门无上大法通行过一次，使其大放光明，把对方千百年收敛的阴霾罡煞之气，所炼邪雾，化为乌有。照着灭魔宝箓现出此景，小妹请三位道友来此，以本身定力智慧，战胜邪魔。少时如见金刀

烈火由暗影中袭来，不必理它，能以本身道力消灭，自是极妙，有小妹在此，也不致于受什侵害。不过，魔法也颇微妙。三位道友各有几件仙佛两门中的至宝奇珍，防身固是有用，能否兼顾同伴，尚属难言。到时最好心超物外，一念不生，只顾自己，无须再管别人，彼此有益。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虽是依样葫芦，不致两败，虚惊仍所难免，必须小心才好。三人本随谢琳鱼贯而入，闻言知道良友苦心，借此考验道力，并加传授以为未来之用，所说多半谦词，此中威力必不在星宿海魔宫埋伏之下，同声称谢。

谢琳笑道：“此洞共只数丈之地，三位道友静坐其中，虽不似峨嵋火宅严关包罗万象，却也具体而微。我闻朱姊姊和蝉弟近得天心双环，英男贤妹又在月儿岛火海得一离合神圭，均是前古至宝奇珍，威力神妙，不可思议。如我所料不差，仗此三宝，加上灵峤玉虎和朱姊姊天遁镜，休说照破黑雾，大放光明，只要彼此之间能够发现，互相会合，便无家师传授，仗以防身，也有馀了。”随引三人去至里面坐下，说道：“小妹就要献丑。三位道友分坐在此，仍按师传太清仙法，用功入定，如有警兆，能以定力战胜更好。否则，便将前说诸宝取出一试，如见对面宝光，不妨与之会合。好在此是演习，不致走火入魔。将来同探西昆仑魔宫，与此大同小异，如能脱困而出，将来便可往来自如，到时再有灵符至宝隐蔽身形，成功除害无疑了。请各准备罢！”说时，三人先觉彼此问答相隔颇近，只谢琳一人略有一条金霞罩的淡影，馀者全看不出。等到话完，一声准备，谢琳人影不见。再唤同来两人，全无回应。当时只觉微微一晕，仿佛船行大海之中，遇见浪头，略为颠簸，随即静止。金蝉正连呼文姊、余师妹，忽听暗影中起了一种异声，乍听仿佛二女似在回应，不知怎的，心